

新
英
雄
主
義

『我的心，常欲
超脫在世外！我
的劍，常挺向着
紅塵裏！』

（林言）

目錄

新英雄主義和理想之東方

新英雄主義

新英雄主義者之問答

藝術與新英雄主義

各人去幹自己的工作

個性解放反抗社會之專制

※

枯涸之愛泉

可怖之聲浪

林蔭中之燈光

苦悶的象徵

歷史的音調

叛羣獨戰的勇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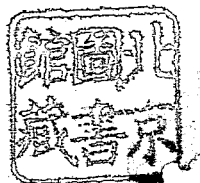
新英雄主義和理想之東方

——朝歌——

新英雄主義和無政府主義，關係至爲密切；一者屬於改造個人，一者屬於改造社會也。其實不能自治之人，不足以言無政府，因自己尙不能做自己之主人，安能解放奴隸之縛束乎？

吾今宣傳新英雄主義，以歌頌理想中我所愛慕之東方！

東方是世界之東方，我愛東方，我亦愛世界。我本想登希馬拉雅山之頂，以觀東海紅日之飛昇；無奈亞洲之東大陸，寒氣太甚，一片雪野，斷絕人蹤，而沉暗之天色，籠罩淡薄之黑紗，我所愛慕之人，幾無處尋覓。冰雪遍野，寒山萬重，不但不見日光，連一點烟火，幾不復見。



— 1 —



3 1772 4664 6

MG
I266.1
1

我愛之渴望，無以療飢，我只能就我夢想，而唱『朝歌』：

大家起來罷！日光射在樹梢，雲霧離去山腰，前途恐怖，已隨長夢都消了！

大家起來罷！臉上猶帶睡痕，絲髮分披兩肩，沉迷恩愛，已被雞聲叫醒了！

大家起來罷！長江作爲琴絃，山岳作爲鼓板，民族高歌，從此又要開演了！

大家起來罷！農婦唱着田歌，牧童吹着簫笛，山野風光，又添許多佳麗了！

新英雄主義

——因愛而戰——

揭穿籠罩世界之黑紗，指示英雄之末路。青年們！勇猛向前進，勿畏崎嶇之世道，勿怕險惡之人心。生之不安，和愛之痛苦，正爲激勵吾人勉進之前程，而打破煩悶之環境。英雄者，以能受痛苦，雄立天壤間，先將自己犧牲在諸人面前！

看罷！飲毒自盡之蘇格拉底，釘在十字架之耶穌，從容就義之羅蘭夫人，死在陋室門前之託爾斯泰，他們已將其自己裁制之。自己創造自己之命運，不屈不撓，爲正義而戰，英雄本色乃如是。

社會是一羣盲從混亂之民衆；他是讚美一切罪惡，歌頌一切虛偽。

不能爲惡者，遂爲民衆所淘汰。如若不信，試將真心與人相見，羣將指爲狂徒，愚蠢。種種罪惡之名詞，變爲毒刺之花冠，加在英雄之頭上。民衆都戴了有色之眼鏡，在他們眼鏡上，把他們性情思想，來掩沒英雄之本色。英雄在他們眼光中，遂變成種種之怪物，於是社會之醜詆惡罵隨之。

惡罵！乃英雄之光榮。英雄以真誠篤愛世人，但不怕人之惡罵；好像玫瑰花有刺，愛之者，須忍受刺戟之痛苦。故英雄乃多情之人也，誠篤之士也，斷斷不因社會之醜詆而變其貞操；且以醜詆，引爲自己之榮光。

痛苦，悲哀，殘缺，失望，引導英雄加入人生戰鬪之場。英雄不忍目睹此罪惡世界，他曾把他眼睛刺瞎；英雄不堪殘酷人心之冷遇，因把

心兒傷碎。雖然，他是毫不畏縮，毫不墮落，他要把眼珠和心血，送與敵人，他且認敵爲良友，因爲他是恨他，正是愛他！

熱狂之愛，已燃燒了！黑暗之前程，賴此一點微微之心光，發現四周有猙獰恐怖之惡鬼。英雄情深，要將惡鬼引爲愛人，因而英雄遂爲羣鬼所食；但是英雄已戰勝了。

戰勝！英雄是因愛而生，亦因愛而死！此種光榮之死，死在愛人之懷中；但是英雄眼中所發現之情人，猶之民衆眼中所窺見之英雄，皆從自己直覺上所表現之彩色，鑄成世界之大錯，大錯！演成人世之冤獄。要知冤獄中，乃包藏許多之熱誠和信愛。文化卽從苦惱之芽，生出血淚之花。英雄之生命，人生最美麗之幻夢也。常人不能自由做夢，英雄乃自由創造之夢，而親身以實踐之。嗚呼！夢裏情天，乃是英雄之人格矣。

新英雄主義者之問答

【甲】何爲新英雄主義，以何爲武器乎？

【乙】新英雄主義，卽謂能裁制自己，犧牲自己，自己有一定之人生原則，而不爲環境所轉移，且有以反抗之。新英雄並非以鎗砲爲武器，乃以『真心』爲武器，而與盲從之羣衆對敵，與一切虛僞宣戰也。

【甲】新英雄乃富於個性之人。能不陷於驕傲之態度乎？

【乙】有個性之人，乃有集中之精神，乃有內生命之秩序。故新英雄以誠意與世人相見以心，世人不知心爲何物，而鄙視以輕蔑之；新英雄乃能忍受世人刻薄殘酷之刺戟，堅守其真心而不失，且益增

其奮鬥之勇氣，並非驕傲以自豪也。凡驕傲之人，乃迷信虛榮之自私自利之徒，而蔑視別人之人格。自己已成社會之奴隸，此種虛榮心，乃重視社會太過，而甘爲環境所屈伏也。故新英雄乃能克己，乃能犧牲，處世以信，接物以誠，淡泊而幽靜。能安於貧賤，能爲人下，乃不失英雄之本色。因爲自己喜歡在黑暗中，以指導羣衆，向光明之路途。

【甲】新英雄主義之實現，是何景象乎？

【乙】處此墮落社會中，人人隨環境爲轉移；見利則趨，見害則避，無一定不變之宗旨，無堅忍不拔之節操，做人既不能做自己之主人，不過爲物質奔走，做成社會之奴隸而已。新英雄揭穿人世之黑幕，集中自己之勢力，而加入人生戰鬥之場。在此黑暗世界之沉

沉死氣中，『以愛情之火』，燭照光明之前途，故戰鬥場中，砲火連天；以燃愛情之烈火，燒盡世界一切虛偽之罪惡。『火！火！火！』你看新英雄指導羣衆，在烈火中飛躍。』亦可謂光明運動；而英雄盡爲烈火所焚，則英雄卽戰勝也。

【甲】現在社會上，提倡之主義甚多，如何選擇乎？

【乙】新英雄本自己之自覺，以自由選擇其目標，卽就其性情思想所近，而認定自己一種之主張；苟自己有精確之見解，不必顧慮時代潮流，及社會趨勢。民衆都以爲不然，但自己認定以爲是者，寧可與民衆宣戰，與世界爲敵，始終尊重自己一定之主張，至死不變；則其主張，無論實現與否，其人格已戰勝矣。故新英雄主義：極端尊重各人思想自由，而不贊成趨炎附勢，隨聲附和也。故

新英雄有自決之精神，當然不受環境所支配矣。

藝術與新英雄主義

個性是自由發展，社會是縛束天才，故個人與社會之戰鬥中，是一種永不能告成之紡織物，是人間一種接續不斷之工作也。但藝術之創造，固不必拘於個人或社會，即與道德發生關係與否，皆無損藝術之價值。因為有真實個性者，即勇敢讀美罪惡，亦無不可，今我所主張之羣衆藝術，不是在房中歌唱之詞曲，是羣衆熱狂中飛躍之呼聲。吾認定道德是行爲之美術，表示社會新創造之人生。藝術就是英雄民族之背景，偉大之創造家，含有最高度之羣衆意識，指示人生光明之前途。因為生命裏，就有充富之愛情，愛情中，就有無限之信仰，信仰上，就有美滿之

創造力。試看垂死枯花，雨後尙出新芽；秋樹寒蟬，夕照猶自哀吟；猛虎吞食愛兒，其母追逐穴中；帝王愛一下女，願棄去最尊聖之王冠；年老學者，讀哀情詩，淚下如嬰兒；復仇志士，手刃敵人，臨死歡呼。可見藝術是表現真實之人生，而爲自然真情所流露；不事修飾，不假安排。不過天才者，是奮鬥之勇士，充富偉大之想像力，打破凡俗境界，集中自己之精神，創造人類之新生命。吾謂人生最美麗之花，就是心血開出來，情火燃起來，不需要知識之支配力，超脫利害得失。心潮上，起點淵深莫測之微波，眼睛中，微微流出一點傷心之血淚，其力不可敵，不可敵！新英雄創造之生命乃如是。

各人去幹自己的工作

我對於世界，頗懷悲觀；但是絕不流於消極。我的朋友抱朴君，他說我是個積極的悲觀者，我是承認的。我常說：『我們第一步工作，就是造就自己，將自己的精神，集中在思想的一點，而繼以長久的努力。我們自己有啓發自己的能力，果然能充分的發展，然後自動的力量自然堅強。我將我放在軍隊中，乃一善戰的勇將；我將我放在愛人面前，乃一殉情的義士；我將我放在慈母懷裏，乃一可愛的嬰兒；我將我放在黨人中，乃一狂熱的暴徒。……』因為自己果然能裁制自己，在自己生命上，尋出一條繩索來，將自己混亂的生命，結束成一個整體；這所謂集中的精神，勇猛地向創造的光明路上前進，好像凸鏡在太陽光下，可以

在其焦點上，發出熱火來，這可以知道集中的力量了。

我今隨便遇一個青年，我向他說：『你是一個新英雄。』他自己必定懷疑起來，不相信他自己了。我再追問他：『你何以自信心如此薄弱，自己喪失了勇氣。』我乃告訴他說，荷馬是個瞎子，蘇格拉底很醜陋，拿破崙身體委小，迷拉伯，陶斯道也都不好看，希臘大演說家戴謀司代納說話不清楚，他跑到海濱拿細石納入口中，練習成有用之材。可見得造就自己，是人生的第一步工作，什麼社會問題，世界問題，我把他放在第二步工作，我盼青年們，別要太自棄了。

『人生不可失去勇氣，世界雖惡劣，但所信賴的，就是我所創造的新生命。』

『最可怕的敵人，不在對方，就在自己本身，無意識無意志的言語

行爲中，他時時親近你，他要把你陷到墮落地獄中。』

我要解脫自己的苦惱生命，將我自己放在民衆的面前，照我自己所認定的命運，來處置自己裁制自己；那人間所不可少的『同情』，就是我唯一的生命。我拿裁制自己的勇氣，呼出『因愛而戰』的口號，就加入人生戰鬥之場。因爲果能戰勝自己的人，他就無敵於天下了。你們看那學者在試驗室中，藝人在工作房內，母親在搖籃旁邊，農人在田野之中；他們集中他自己的精神，那偉大的工作就開始了。所以我告訴青年們，時光是可愛的，『各人去幹自己的工作』罷！

個性解放反抗社會之專制

藝術史觀上，所發現之條件：即爲個性解放，反抗社會之專制。歷

史上所演進之痕迹，亦不外個人和社會長久之戰鬥中，以創造人類之新生命。吾今在此信條上，忠告青年們『新英雄主義』。我不相信世界有圓滿之一日，我在青年前，以誠懇之忠告，揭穿『人生之謎』：殘缺，望失，悲哀，奮鬥，永久無平息。

青年們！有勇氣者，請即加入戰鬥之場，懦弱者，流於墮落之境，我不忍以『主義實現之天堂』，欺騙人們；我不願以『一類一派之私見』縛束思想。青年們！自己認識自己，自己創造自己之人生，世界就是永不能解決之連鎖。惟勇敢之青年，能在時代上，集中其精神之焦點，向四周黑暗之社會奮鬥，生之戰鬥，死之休息，接續不斷之悲劇，演成人生之美麗。

英雄們，齊努力！

藝術思想上，表現人生之色彩。其重要信條，就是『個性解放，反抗社會之專制』。社會是時代生命，已死之遺骸，就是盲從混亂之集合。歷史上所留之痕迹，不外個人裁制，反對社會之裁制。真正富於個性之人，社會必不諒解，且加以種種惡名。惡名，是英雄之色彩，是詩人歌頌之花冠。此冠有毒刺，惟能受痛苦者，乃有加冠之榮。迷妄之青年們，終日以圓滿，解決，希望，快樂來指導羣衆，而不知羣衆愈陷於迷途。過去和未來，在人本一體。音調不斷之心絃，歌唱長久之悲哀，英雄們！乃從此路奏凱旋；凱旋！就是人生痛苦之末路。有勇氣者，方能創造自己之新生命，從克己犧牲之光明道上，指示羣衆一切之迷途。

個人自檢不暇，遑問社會；自己不識自己，奚問他人。

看罷！一羣衆盲從混亂的人們，只有幾個之英雄，在人們前面指導

；他全身所受傷痕，肢體都是殘缺，他將他個人犧牲在衆人面前，他已經把自己裁制了。

所以英雄們，是永不受社會之裁制也。

枯涸之愛泉

意大利南方，有古城彭拜義，在外序埠山麓，當紀元七十九年，爲火山所埋沒。今久死之古城，爲人所發現，其城市建築物，依然存在，而民家房屋，饒有風趣，誠希臘羅馬文明，所產生愛兒也。愛之泉已涸枯，欲尋一當年痕迹，已渺茫不可期矣！不意一千數百年之古城，竟復現於吾人之想像中。攷古家每每獲得一石一物，珍惜之如至寶。追想當年，綠陰樹下，兒女情深，歌舞堂中，清泉湧出，一代文風，竟成陳迹

，冀之能不令人傷懷耶？

彭拜義以一千數百年之古城而復活於吾人之眼前，惟我愛慕之東方變成一片荒涼之沙漠。尼流河畔，尚有尖塔憑弔，雅典山頭，仍有遺迹可尋，獨對此無情之東方不足以寄情思。已枯涸之愛泉，當年溶溶之清流，今已塵封無影迹矣！

我願將我熱情，變成外序埠之火山，吐出狂熱之氣餽。敢將名城吞沒。等我身後，冷冰冰地如已死之火山，那被我燒毀之名城，再能復活於世人之情緒中。乃知熱烈之愛，有垂留不朽之痕迹，若非火山爆裂之功，安能留之於今日耶？

故篤愛羣衆之人，而能恨人，而能和羣衆爲敵；可以致之生，可以致之死，雖數千載之後，而能復活其情緒也，豈偶然哉？

可怖之聲浪

我想在古塚中，覓一點人生之情趣，以恢復我已死之生命；但是險惡恐怖之世界，已畢現我之眼前，我以最勇敢之意志，戰勝我之恐怖，我仍欲以我兒童時，不能窺破世界之天真，以誠意與世人相見。我欲將可怖之古墓，變成嬰兒之搖籃，聽慈母歌唱安眠之詞曲。詞曲！打不破傳來可怖之聲浪；此聲中，幾將慈母強奪而去。嬰兒之好夢，終不能實現於古墓之荒丘。桐陰月冷，花盡春殘，只見得荊棘滿目，陣陣不忍聞之鴉啼，直刺耳鼓，意志與痛苦之戰鬥中，時時覺得氣短。惟藝人詩人，他曾沉醉於愛情之幽夢，與猛虎膝前之嬰兒，相遊戲以取樂，阿寶弄之琴音，百獸聞而變性，奈何余以赤子之心，覓不到慈祥之世界？我千

方百計，構成一理想之天堂，好像春江夜月，湖水如鏡，相思橋欄，任我盤桓。誰知狂吼一聲之猛獸，使我心驚膽裂，春江變成血海，橋欄變成鐵門，拿苦惱之繩索，把我束縛在冷冰冰之地獄中，只聞死囚垂泣之音，和鐵索郎當之聲。嗚呼！可怖之聲浪，好像對我說，你死到臨頭，自有解脫日也。

林蔭中之燈光

中央公園之右方，有亭臺山石，路旁有休息之椅，當夕陽西下，靜悄悄地，萬籟無聲。羅燈從林中，透出微微之亮光，射在二人之身上。隱約中好像『羅丹』雕刻之接吻，表示無言之親愛。我記得法國詩人呂含有詩云，『第一次之接吻，是第一次之宣誓……』交換兩個可死之動

物，做一剎那之好夢。大地都靜寂，天就是證人。鳥已歸巢；不老松枝，好像不願意燈光射破他們之隱秘，然而燈光微微窺笑他。忽傳來和諧之聲浪，踏破了溫柔之世界，是守園之警察，踽踽而來，他二人乃携手起行，繞過亭台，飄然而去。

這種幻夢，印入我腦海中，永不能忘懷。今日舊地重遊，恍如入夢。亭臺依然如故，松樹仍搖舊日之枝，可惜燈光還未出來，今日尚如當年，儼過枝兒，笑窺人乎？一去七載，別來無恙，心絃上合奏之琴音，今日冷落地變成傷心之弱調。嗚呼吾友！此世界中，爾我不復相見矣！

苦悶的徵象

——訪友——

我沈悶的很，天地好像是一個牢獄，游名山大川，也不遠觀賞壁畫，得到片時的安慰，一轉念間，知自己仍然縛束在牢獄中。因而我想念故人，無從探覓，我生命一日存在，我終是要尋訪，自己常常的問：

『我朋友向何處去乎？』

我見意大利海濱，碧水銀波，沙鷗翔翔，流不盡的潮音，訴說古羅馬英雄之歷史。我乃哀求海潮，告我訪友之路。他向我說：『你的朋友，在海外一仙島中，人跡罕至，你不必去訪，休作夢癡。』我心中尋思道，他能去的地方，我怎麼不能尋到？海潮不答余言，依舊的訴說他英雄的歷史。

我游瑞士，瞻仰色萬之高峰，這峰聳入雲霄，矗然筆立。家家兒女，歌頌他的生命之花，他曾做了許多證人，甦了不朽的印象。我乃向他

訴說，告我訪友之路。他向我微笑道：『你的朋友，在蓬山萬重之外，你以數十年的光陰，走不到前途之半，你休作此夢癡。』我心中尋思道：他能去的，我何以趕不到？那色萬高峰，向雲端裏，蓋了他的面幕，好像不願向我說話的樣子。

我走到蓄目湖濱（在意大利北部），吟誦詩人佳作，湖水的潮音，和我心絃同調，島嶼羅列，雪山映入湖中，爲水鳥打破。我乃向水鳥訴說，你愛湖山，浪跡天涯，曾知道我的朋友，寄託何方？他向我說：『你的朋友，居無定址，或在深山清泉之旁，或在海涯孤島之上，你是尋不到的，休作此夢癡。』我心中尋思道。我是飄泊無定，難道不能有一次巧遇麼？那水鳥好像厭我追求，破浪的向遠方飛去。

山呀！水呀！樹呀！鳥呀！我都問過了，但是都是不睬我了！這個

世界，真是可怕的很。我因而把我手中的古詩，撕開粉碎，擲到河裏，讓他隨無情流水，漂到天涯。因為古代有許多詩人，頌歌自然界的美麗；但就我看來，什麼山水樹鳥，仍是塵俗中穢物，偏向得意人面前獻殷懃，絕不和癡情人訴衷曲的。我恨！我恨！我要將這無情的世界，一拳擊碎！

歷史的音調

人生處在現在的境遇中，都是煩悶的，痛苦的。過去的，就是偉大的，高超的。將來的，也是光明的，快樂的。可見得實際生活，每每使人生陷於乾枯慘酷，可以說：現在就是地獄，地獄就是天堂，就是進步。人類失望痛苦的呼聲，是長久不斷的音調，人生除熱誠和信愛上，發

現一點兒悽慘的光明，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他的生趣呢？吾今介紹『藝術思潮』上一則，也曾在報上發表過：

『如何是世界？如何是人生？只有痛苦之海洋，流不盡之時波，此無涯之寫景，即不朽之大夢。可憐埃及尖塔，磨滅多少時光，空埋枯骨，只落了瀚海流沙，尼流河溢，洗不盡民族之恨。希臘古島，奏起海上之琴音，神武健兒，沐浴愛國之血淚，今已殘迹凋零，有古國喪亡之痛。羅馬雄都，氣吞海宇，暴君娛樂，付之一炬，今斷柱殘宮，只對了夕陽憑弔。十字軍東征，血戰連年，兒女情深，幾碎騎士之心。復興時代，莊嚴藝術之城，致使南歐戎馬遍踏之野，多留了許多血迹啼痕。聖母面前之哀訴，窺不破迷幻之人生；此長久之努力，即長久之痛苦。』

可見人生問題，不知經了許多哲人的思攷，許多詩人的探求，但這永不能窺破的『人生之謎』，怨聲，哭聲，呻吟聲，歎息聲，自人類原始以來，以及到了世界末日，其中何能有一剎那間的停息，救世的去救世，殺人的仍殺人，同情的呼聲，和戰場的廝殺，是一般的熱鬧。這殘酷的社會裏，活現地一個屠人的地獄，在那刀俎上，講仁義說道德的，也是一樣的幻夢，一樣的罪惡。青年的朋友！你別要恐怕，別要畏縮，你忍着心痛，咬着牙根，只有拿出真誠來，做個人類的犧牲者。要知道我們要創造去，要努力去，是不走人家踏平的道路，不乞人心中的哀憐，長久的悲歌，獨嘯於崎嶇的山林，和虎狼爲友，蛇蝎爲朋，他們快樂時，我的血液，濺在他們脣邊，我的心願，充塞了他們飢腸！

○

叛羣獨戰的勇士

易卜生說道：『最強健的人，他是最孤獨的！』所以尼采等，他們是反抗羣衆的見解的。要知道社會是縛束天才的牢獄，摧殘新生命的殺場。你看歷代許多的大哲學家，科學家，思想家，文學家，皆不能見容於當時，如同柏拉圖，阿謝邁得，牛端，盧梭等，在當時羣衆以大逆不道目之。所以天才是不能在羣衆裏生活的人，他必定流於孤獨，或成叛逆羣衆的罪人。因為羣衆是盲從作偽的，是墮落人格的。如法國羅曼羅蘭的思想，就是指導青年，孤獨和羣衆宣戰，當歐戰爆發時代，他獨力反抗戰爭，這是何等的勇氣！要知道偉大的人物，非有熱烈的愛情不可，惟有真正愛情，始能提高人格。華盛頓小時，他能在父親面前，承認

他斬斷樹根，這是何等的真實。盧梭在懺悔錄中，宣布自己的罪惡。這種赤裸地站於衆人面前，就是被當時人所醜詆，更足以表示偉大的人格，社會是不能強制他的。況現在社會所崇拜的人，多半是當初社會所逆視的人，亦足見社會之卑污墮落，不知尊重個性自由，所以昏瞶的民衆，是不足與有爲的；有志的人們，只有拿『真心』做武器，和他們奮鬥，還求什麼諒解呢？

『社會！』

他是不走人所未開闢的路！

他是不做人所未做過的事！

到了私人利害上，欲掩飾他們罪惡時，那些『公道』『自由』的好名詞，乃活現在社會上！

因爲他們是個弱者，不敢在衆人面前，自己吐出自己的陰私，於是戴上假面具，躲藏在人羣中，所以社會就成了弱者逃避所！

勇敢的青年們！

站出來！赤條條地站在衆人面前。

幹自己喜歡要幹的事！

不聽那些好名詞，

不避那些惡罪狀。

「我」！我就是與社會對抗者！

「我」！我就是開闢新蹊的人！」

聚豐書店

北京東安市場丹桂商場甲14號電話(5)0372

書名

第中1737 號基價 / 5000

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十日初版
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一日再版

新英雄主義

(有 所 權 版)

〇 〇 實價八分 〇 〇

著 者 華 林

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局

上海四馬路中

總 發 行 所 光 華 書 局

.....
▲ 因愛而戰 ▼
.....

光華書局出版新書之一

文藝論集

郭沫若著

實價九角

小說論

郁達夫著

實價二角半

夢裏的微笑

周全平著

實價七角半

東海之濱

倪貽德著

實價四角

死人之嘆息

滕固著

實價四角

悵惘

馮都良著

實價三角半